

# 千年争锋

## 中国历史上的牧耕大战

幅农耕社会与游牧部落的战争长卷

一曲文明碰撞和民族融合的古绝唱

司马牧牛◎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争锋：中国历史上的牧耕大战/司马牧牛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8.5  
ISBN 978-7-5057-1882-1

I. 千... II. 司...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②农业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K220.7 S-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6949号

书名	千年争锋
著者	司马牧牛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毫米 16开本 15.5印张 230000字
版次	2008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1882-1
定价	2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010)64668676



# 千年争锋

中国历史上的牧耕大战

司马牧牛◎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正是由于游牧文明的落后，以及游牧民族入侵时的杀戮与破坏，我国古代中原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怀有一种鄙视与仇恨。不过，同时也因为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侵，原本生活在中原一带的农耕民族才大量向南方转移，使原本尚属蛮荒之地的江南得到了开发。

中国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频繁骚扰时期，这主要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氏族社会解体时。这一时期的游牧民族总体上是以频繁骚扰居多，由于其自身条件尚不成熟，实力尚无法与中原农耕民族相对抗，目的也不外乎夺取粮食以满足生存需要。这一局面大约维持到战国末期才有所改变。

第二个时期是积聚实力时期。这时的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奴隶社会阶段，奴隶制度初步形成，国家雏形出现。以匈奴为例：匈奴在战国时期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并且有了国家政权机构，国王称为单于，其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lù lì）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除左、右贤王外，其余大臣都是世袭。此时的游牧民族最具侵略性。由于他们已经完成了从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随着其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需要足够的劳动力的支撑。所以，他们在对农耕民族的骚扰中，除了抢掠牲畜之外，也开始抢掠人口作为奴隶来满足劳动力的需求；再加上他们生活的地域资源有限，部落林立，征伐不断，久而久之好战成性，适者生存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随着自身实力的提高和周围草原环境日趋稳定，他们将注意力开始集中向了中原地区。

第三个时期是分庭抗礼进取中原时期。此时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从文化、思想上完成了质变和飞跃，再加上又不断学习中原的先进知识和文化理念，日益强大起来，逐渐萌发了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野心。

正是通过这三个时期，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才在不断的冲突与交锋中融为一体。

其实，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每一次冲击，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外力。在这个外力的推动之下，多种文明才得以交流，相互借鉴和吸收。这个过程之后，两种差别原本非常大的文明实现了自然的融合——不是一方完全消灭了另一方，而是一方吸收了另一方，一方融入了另一方。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比起之前的杀戮与战争，这大约是最好的归宿了。



# 第一章

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8世纪

## 西周： 搬起『犬戎』砸了自己的脚

根据古书的记述，早在西周以前，中原的农耕文明就已经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发生过多次碰撞。但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详情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掩埋。我们所知较详尽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对峙，最早发生在西周与犬戎之间。

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对决，也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非常重要的一次碰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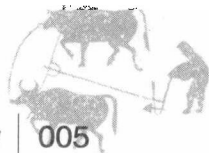
的殷贵族或属国，留居在都城内周贵族的采邑之间，便于监视；降周的殷商属国多被迁至周人势力的外围，置于戎、蛮的侵扰边境地区，利用他们作为王朝抵御异族入侵的第一道防线。

周王朝对内实行较为宽松政策，吸收殷商及其属国的贵族加入统治集团，鼓励他们的属民进行农业生产，促进周文化与殷商文化融合。在对外方面西周对周边民族也尚能宽容地对待。到康王时期，周朝的力量到达顶峰。这一时期，周人恩威并用，其威名远传到燕山以北，长江以南，许多边远的民族纷纷臣服朝见。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统治的125年间，周人继承先祖文王的德仁之政，与戎族从没有发生过战争。在这一百多年间周人和戎族和睦相邻，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创造着陇右地区的经济、文化。文王、武王、昭王之治是周朝最文明之时。

但是这种和平兴盛局面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随着周王朝日益强大，周朝在处理与边疆民族的纷争和矛盾时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武力进行残酷的镇压，这与文王和武王时期“修阴德，服诸侯”的政治手段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 穆王耀武，犬戎积怨

约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十二年），野心勃勃的穆王决定像先祖一样率军进攻犬戎，借口是犬戎没有按时进贡。祭公谋父对此表示反对。他说：“大王率军讨伐犬戎，此事万万不可。以前的君王彰明美德而不炫耀武力。军队应该顺应时机行动，出动则必须有军威，如果是为了炫耀就会失去军威。犬戎也算是大王的子民，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修德养性，晓之以理，诱之以利，使他们懂得趋利避害，怀德畏威，才能让他们真正臣服大王。先王不窋（zhú）曾经因为夏朝的迫害而逃到犬戎避难，犬戎对我们是有过恩惠的。虽然文王曾经攻打犬戎，那是因为犬戎成了纣王的帮凶，残害百姓。文王是为了拯救百姓才攻击犬戎，不是为了炫耀武力。现在大王以不按时进贡为由要攻打犬戎，炫耀武力，这不是让先王的苦心化为流水了吗？我听说犬戎的首领在部族中有很高的声望，大王此次用兵，很可能不能将犬戎彻底击溃。因此，我请求大王三思而后行，不要出兵。”



谋父的话是对的。犬戎没按时进贡，按照正常的程序，穆王本该先派使者去问问怎么回事，最多训斥一番，勒令他们赶快进贡，如果犬戎执意不进贡，再发兵讨伐也不迟。但穆王并没有派使者询问，而是直接就要出兵，无非是想给自己攒点武功，被后代歌颂。其实，为了这种目的耗费钱粮、出动大军，根本不值得。

最终周穆王终究没有听祭公的劝告，贸然出兵征讨犬戎。在周军的攻击下，犬戎战败，献上四只白狼、四头白鹿。得到战利品的周穆王把一批犬戎部落迁至太原，兴高采烈地班师了。这次行动打开了通向大西北的道路，对加强周人同西北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因为周穆王的讨伐，西周的威信大打折扣，周边的游牧民族不愿再去朝拜周天子了。犬戎也因此与西周结怨。

王季和文王时期对犬戎恩威并济，部分犬戎承认了周的宗主地位，并参加了武王伐商的战争。其中的一支申戎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西申），日后被宣王移封到南方防御淮夷（即为申国，称南申）。西周立国之后，西申与秦人联姻，共同使西戎臣服，有力地捍卫了王朝西部的安全。但是到了穆王时期，戎族经过数十年的恢复实力逐渐增强，已经不甘心纳贡予周。本来穆王可以通过政治影响使犬戎安于荒服的地位，与犬戎成为日后的盟友。但是为了炫耀周王朝的威势，穆王违背了文王制订的对西戎诸部“耀德而不观兵”的政策，不顾大臣的劝谏，以“不进贡”的罪名征伐犬戎。犬戎遭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穆王也得以“周行天下”宣示周王朝的强盛。但是，征伐犬戎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荒服不至”，而且使犬戎变成了周王朝的死敌。恃强凌弱，四面树敌，一味地以武力蛮干，不能与周边民族和睦共处，使周王朝陷于东西两线的长期作战，这是导致周王朝实力逐渐衰弱以致灭亡的根本原因。

公元前823年（周宣王五年）三月，犬戎从西北侵犯周境，聚集

虢季子白盘。  
内底有铭文，记载虢季子白在攻打犬戎的战争中获胜，斩首五百人，俘虏五十人，受到周宣王嘉奖，赐以乘马、弓、钺等物。









不笑就可以证明。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开心一笑，不惜想尽一切办法，可是褒姒仍然终日不笑。为此，幽王悬赏求计，承诺重赏能逗褒姒一笑者。佞臣虢石父贪图奖赏，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个办法。

在古代，烽火是敌人入侵时的紧急军事报警信号。从国都到边镇要塞，沿途都遍设烽火台。西周为了防备犬戎的侵扰，在镐京附近的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一带修筑了二十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有一座。一旦犬戎进袭，发现敌情的哨兵立刻在台上点燃烽火，邻近烽火台看到烽火后，也会相继点火，向附近的诸侯报警。诸侯见了烽火，便知道天子有难，必须按规定出兵救驾。虢石父想出的办法，就是在烽火台点起烽火，招引诸侯白跑一趟，用诸侯狼狈不堪的惨状逗引褒姒发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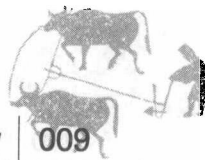
周幽王采纳了虢石父的建议，马上带着褒姒登上骊山烽火台，命令守兵点燃烽火。一时间狼烟四起，各地诸侯见了，立即带领本部兵马赶来。到了骊山脚下，只听到山上一阵阵奏乐和唱歌的声音，周幽王和褒姒高坐台上饮酒作乐，什么事也没有。周幽王派人告诉诸侯说：“大家辛苦了。没什么事，不过是大王和王妃放烟火取乐，你们回去吧。”诸侯们这才知道被戏弄了，却不好发作，垂头丧气地回去了。褒姒见此情景，果然禁不住嫣然一笑。

周幽王在旁边一瞧，美人笑的时候果然比平时好看千百倍，大喜，立刻重重赏赐了虢石父。

为进一步讨褒姒欢心，周幽王又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废黜王后申氏，废掉太子宜臼，册封褒姒为后，立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并下令废去申王后的父亲申侯的爵位，还准备出兵攻伐他。申侯得到这个消息，怒不可遏，联合缙（zēng）侯，又请来了犬戎，于公元前771年进攻镐京。犬戎本来就怨恨周王朝的无端攻伐，正愁没机会报仇，现在申侯主动邀请，他们毫不犹豫地就发兵

“烽火戏诸侯”  
不仅让周幽王看到了  
褒姒的笑，更让他见  
证了西周的灭亡。





了。

犬戎的战斗力的周朝是非常清楚的。周幽王听说犬戎进攻，惊慌失措，急忙命令点燃烽火。可是，诸侯因上次受了愚弄，以为这次还是周幽王在骗他们，都不再理会。

救兵不来，光凭镐京的兵力根本抵挡不了勇猛的犬戎。镐京的士兵们都不愿为昏庸的周幽王丢掉性命，一哄而散。

犬戎大军顺利占据了镐京。周幽王带着褒姒、伯服仓皇从后门逃出，奔往骊山。途中，他再次命令点燃烽火，但诸侯还是不相信，没人发兵。犬戎紧追不舍，周幽王的左右在一路上也纷纷逃散，只剩下一百余人逃进了骊宫。周幽王采纳臣下的意见，命令放火焚烧前宫门，以迷惑犬戎兵，自己则从后宫门逃走。但没逃多远，犬戎兵又追了上来，一阵乱杀，只剩下周幽王、褒姒和伯服三人。犬戎兵见周幽王穿戴着天子的服饰，知道就是周天子，当场将他砍死，又将太子伯服杀掉，只留下褒姒一人做了俘虏。

直到此时，诸侯才知道镐京真的出事了，连忙带着大队人马前来救援。犬戎知道诸侯人多势众，自己的兵力不足以抵御，因此把周朝多年聚敛起来的财物一抢而空，在城里放了把火，带着褒姒撤退了。

以镐京为都城的西周就此灭亡。

犬戎退兵后，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立原来的太子姬宜臼为天子，于公元前770年在申国（今河南省南阳市北）即位，是为周平王。因镐京已遭战争破坏，而周朝西边大多土地都被犬戎所占，周平王恐镐京难保，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在郑国、晋国辅助下立国。东迁后的周朝，史称东周。

从此，褒姒的笑声就成了亡国之音，不祥之举。

西周时，诸侯的权力被周王朝限制，诸侯对周天子也十分尊奉。但随着西周灭亡，东周时的诸侯趁机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周天子对诸侯的影响变得微乎其微。各个诸侯割据、称霸，这才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犬戎对西周的一次毁灭性打击。

西周与犬戎之间的冲突，本来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掠夺与反掠夺的冲突。西周早期对犬戎的讨伐，正是为了解除犬戎对中原的侵扰。但到了后期，西周统治者却为了耀武扬威而对犬戎发动攻击。反抗游牧民族侵

掠的正义战争变了味道，引发了犬戎的仇恨。因此，在周幽王昏庸荒淫的统治下，借申侯主动邀请的机会，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杀入农耕民族的都城，导致了一个朝代的灭亡。

在攻破西周后，犬戎族不知所终。有人说，犬戎灭亡西周后被诸侯联合剿灭；有人说，犬戎化身为其他民族，至今尚无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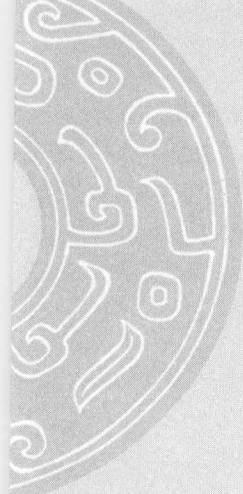


# 第二章

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

## 汉匈对阵四百年，情恨两重天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盛极一时的游牧民族。从西周时起，匈奴就开始威胁中原王朝，不断骚扰内地。数千年来，他们纵横漠北，鲜有遇到能真正打败他们的对手。然而，随着西汉的崛起，匈奴这个游牧民族真正尝到了农耕文明的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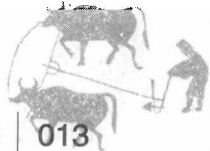
## 兴于漠北的早期匈奴

周朝时，大部分狄戎部落在中原农耕文明的外围过着四处游荡的生活，相互间不断兼并，渐渐形成了匈奴民族。

“匈奴”这个名字，最早被记载在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里。名称由来，据说是鬼方、混夷、獯鬻(xūn yù)、荤粥、胡等词的异译。“匈奴”一词，汉语的意思直译为“人”、“土民”，意译为“天帝之子”。匈奴单于给西汉皇帝的书信中就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匈奴”二字快速连读，就发“胡”字的音，而“胡”这个字在匈奴人心中即为“天之骄子”的意思。

匈奴的首领叫做单于，相当于中原的国王。在单于之下，则有左、右二贤王，各率领一大部落。《汉书》说，单于姓挛鞮(luán dī)，其国民称之为“孺(rú)黎孤涂单于”。而匈奴语把“天”叫做“孺黎”，把“子”叫做“孤涂”，“单于”则是“广大”的意思。由此可见，“单于”这个词简称就是“天子”。在这一方面，匈奴人与汉民族一样，认为统治者是天帝的儿子。所不同的是，中原农耕文明不仅敬天，也敬地，而匈奴人对地并不怎么看重。这与匈奴是游牧民族、不事耕种是有很大关系的。

早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时，匈奴就已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繁衍生息，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他们最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来逐步移居漠北。匈奴所属的各氏族和部落，各有各的领导，各自分散定居，彼此间并没有永久的盟约关系，只是根据共同的利害随时聚合离散。这就好比西周时期，周王朝具有最高的统治权力，



其下的诸侯国服从周天子的命令，但平时却各行其是。

生活在原始氏族制度下的匈奴人，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享受，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氏族部落，既是从事畜牧、狩猎生产的组织，同时又是作战的基本单位。每一氏族成员都是孔武有力的骑兵。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都是战士。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通俗地说，他们是亦农亦兵，全民皆农，全民皆兵。这与农耕民族不同。农耕民族的农和兵是分离的。因为人口众多，农耕民族不需要全民皆兵。

匈奴人实行氏族外通婚制，同一氏族男女不准互相通婚，只有在氏族以外才能寻找自己的配偶。但是，他们也保留着子侄辈在父、祖、兄弟去世后续娶其妻妾的风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游牧民族生活条件艰苦，人口繁殖率比较低。为了保证人口的增长和保全种姓，匈奴人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处于生育年龄的妇女“闲置”的。

尊老爱幼的礼仪在匈奴是行不通的。在匈奴人的社会里，健壮的人才被尊敬，老弱病残则被轻贱、抛弃。他们以战死为荣，以病死为耻。为了得到尊重和承认，匈奴人个个养成了尚武的风俗。

匈奴人崇拜自然神，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和祖先。他们每年有三次集会：正月，诸首领在单于王庭聚会，举行春祭；五月，相聚于龙城（匈奴的著名城堡，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祭祀祖先、苍天、鬼神；秋天，正是畜产兴旺的时候，匈奴人大会蹕（dài）林（匈奴秋社之处），核查人口、牲畜的数目。由于视天神为最高主宰，所以匈奴人凡发重誓或订立重要盟约的时候，往往也以苍天为誓。

匈奴的神职人员史称“胡巫”，大多数是女性，通过舞蹈和咒语来显示鬼神的威权，还兼有医治疾病的任务。汉朝使者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留时，曾想引刀自杀，虽然没死成，但伤势很重，匈奴人就派巫师为其医治，苏武很快就痊愈了。

匈奴的文化对中原农耕民族也形成了影响。连东汉灵帝刘弘都喜欢穿胡服、住胡帐、睡胡床、吃胡饭，喜欢像匈奴人一样坐着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跪坐，喜欢吹胡箜篌、胡笛，喜欢跳胡舞，京都贵戚也都争相仿效。

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进入铁器时代。铁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匈奴铁骑经常在山西一带游荡，并逐步推

进，将势力扩展到“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三国边境，并不时给燕、赵两国以威胁。秦国国力强盛，位置又比较靠后，因此并未受到较大损失。

面对匈奴的威胁，燕国向东北发展，以避免势头正盛的匈奴，而赵国则对匈奴展开了正面迎击。

## 李牧：坚壁清野破匈奴

赵国虽然名列战国七雄之一，但实力并不是七国中最强大的。甚至连前三名都排不上，比楚、齐、魏、秦要弱一些。实力并不强大的赵国，地处各国要冲，北有匈奴，东有齐国，南有魏国，西有秦国，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赵国一直只有招架之力。因此，对于匈奴的步步紧逼，赵国饱受其苦，却毫无办法，直到赵武灵王登上历史舞台才改变了这个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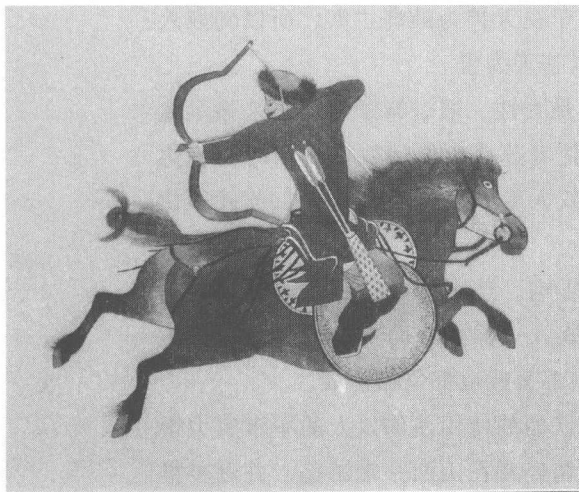
公元前326年，12岁的赵雍继位，就是后世所称的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认为，要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靠当时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必须向包括匈奴在内的胡人学习，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适应赵国的地形，增强赵国军事力量，以对抗匈奴和其他强国；同时，还应该抛弃穿宽袖长袍的习俗，改穿紧袖短衣，用皮带束身，脚穿皮靴，也就是改穿胡服，充分发挥骑兵的优势。这便是所谓的“胡服骑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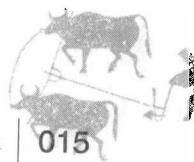
“胡服骑射”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改革，也是对国家风俗的改革和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在施行之初，不仅百姓一时之间难以接受，朝中大臣的抵触情绪也很大。赵武灵王耐心地说服大家，才使尚武之风得以推行，改革措施也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胡服骑射”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改革，也是对国家风俗的改革和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在施行之初，不仅百姓一时之间难以接受，朝中大臣的抵触情绪也很大。赵武灵王耐心地说服大家，才使尚武之风得以推行，改革措施也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仅是我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一场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一项改革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赵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加强，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被实行“胡服骑射”的赵国打败，北迁大漠，献马求和，成为赵国藩属。

后来，赵武灵王为了解决匈奴人的侵扰，又在北方修筑长城，派军队戍守。并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雁门（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县南）、代（在今河北蔚县）三郡，实行民族和睦政策，以巩固北方边疆。

赵武灵王的“胡服”改革原本是为了适应“骑射”政策的需要。但最终，“胡服”因为比中原衣冠更便于生产劳动，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赵武灵王倡导的“骑射”政策更是推动了中原骑兵的发展，战车时代从此进入骑兵时代。随着骑射的发展，人们在交通中弃车就马，大大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与联系，促进了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在“硬件”上改良了赵国的军备与战术，减低了匈奴等游牧民族对赵国的侵害。但在“软件”方面——也就是使用军备设施、运用新战术的人才方面——赵国还存在不足，直到赵国名将李牧横空出世。李牧是中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个打败了匈奴的人。

李牧，又名李緜（zuǒ）。他曾经被派到赵国北边代、雁门长时期地从事防备匈奴工作。为了便于抗击匈奴，赵王特别允许李牧可以自行在当地委派官员，并且允许当地市场的税收全归李牧调拨，作为士兵的粮饷费用。

李牧得了赵王的特批，毫不客气，每天都杀牛给士兵吃，对战士的待遇非常优厚，并带领士兵练习骑马射箭，同时密切注意敌情，频繁派出间谍了解匈奴动向。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李牧特别制订了一条规矩：“如果匈奴进入边境劫掠，我们只许将牲畜迅速赶进堡垒，不许与匈奴交战。有敢追杀、俘虏匈奴人的，一律斩首！”

就这样，一旦遇到匈奴来侵犯，李牧便下令军民迅速收拢牲畜，退入城寨自保，从不与凶悍的匈奴正面冲突。匈奴骑兵见赵国军兵坚壁清野，严防死守，拒不出战迎击，牲畜粮食又都提前运入城里，意欲攻城，可是既无攻坚兵器及手段，而且李牧防守严密，根本无隙可寻，所以只好快快退去。如此数年，赵国边境地区不仅国土无损，军民也无伤亡，很好地保存了自己的实力。